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八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三

鄭清之獨相

嘉定八年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燾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德秀復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進騎布滿山東而全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

卷八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一

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垂光至於政宣燕安港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奮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飾侍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送主兵

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  
招以全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  
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哭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  
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  
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  
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宮安置李綱論  
大水之變遠誦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鄭詩以進詩諷諫  
屏出大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  
矣鈴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  
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

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  
摠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成家  
小人勿用而難士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下  
彼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  
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  
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政宣小人頡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  
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  
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  
勛以供奉搜浙右李房以括田固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  
屋歎息王黼劉充夫棧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  
夷狄亦必有蕭將之憂其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古者以一事覆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利初遣使覘國而童  
貫實行違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識北事既興  
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  
畏懦庸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榘  
其為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  
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

臣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小於邦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屢之有卒不與累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隣  
富有以服其心而不富徇其欲方女真欲遼國交兵雖能每  
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  
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  
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蕪地稅賦則予  
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

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酌而一事已生前請未  
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  
境上矣而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  
其禍固應爾也或者以納張鼓結余親為造孽之由而不知  
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  
此處置失富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  
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而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  
字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  
壅塞諫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  
非不欲遠而諛論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



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  
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侍夷狄者臣視  
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  
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  
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  
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  
厭豈能滿其溟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  
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祖安  
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

滅慕容旋啟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  
虜鳴張盡有河朔揚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南立之勢  
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富强大  
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  
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  
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為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  
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  
已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德此明近在朝夕誠能  
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遠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  
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

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玄之火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鞭撻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三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全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違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媿說或

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衍邇日尤慎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缺任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寤而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深為今日竇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至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談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

廣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庫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守  
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博攝徽先是都司胡視薛極每請  
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  
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攝德秀德秀工章自明朝延  
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博尋亦召還謝表云囊封引咎甘侯  
貫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伏念臣  
以孤生寢廢畢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  
忠於君父頃沾咨諏之奇適罹早暵之災一道生靈命方危  
於髮比年之通患賦荒政為具文昔竊嘆於頃懼未行之  
弗稱惟比年之通患賦荒政為具文昔竊嘆於頃懼未行之  
目欺於天曰愆一志賦荒政為具文昔竊嘆於頃懼未行之  
惟其可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富宣惶恤小嫌之避方  
桐川之再至適奉壘之未敢專然苟可恬已行聖輒必給而  
受遠播汲踏河內之故事近考范鎮宛丘之恬已行聖輒必給而

後聞果允俞繼而下豈料屬城之守乃騰國工之章謂人舉臣  
之罪無甚於擅權而天下之大言置微於方命始成其地惟日  
終反中以深文借前古尼波震蕩之垂何恃族不怨之皇帝  
照臨之靡隱弗貽顧風幸免仁之憂詎蓋恭視容臣有  
仰渚聽聰在漢注忠邪知臣分求救之憂詎蓋恭視容臣有  
下澤流遠適議洞忠邪知臣分求救之憂詎蓋恭視容臣有  
放以厚邦風意實無他持我私勉之恩使正身護之與  
議以厚邦風意實無他持我私勉之恩使正身護之與  
節以厚邦風意實無他持我私勉之恩使正身護之與  
巧語工開極抗章而自列通下之速救過以弗誅林每見承  
曉附野之感切伏乘招傳伏觀聖書恤下之類誓竭材每見承  
也憂民之切切伏乘招傳伏觀聖書恤下之類誓竭材每見承  
德意屬江左五羅於早一而念川尤殊於周陵叢振瞻之頃  
憂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而念川尤殊於周陵叢振瞻之頃  
事治同於家事所冀推仁而均之實欲釋則文法以自營  
富原俱馳驅之時備觀野之視其死職既有負求若之頃  
乏欲齊則官無紅腐之趨抑立則視其死職既有負求若之頃  
苟利專之可也又誰逃之利則視其死職既有負求若之頃  
身兩任責勉又誰逃之利則視其死職既有負求若之頃  
舉見盛世責勉又誰逃之利則視其死職既有負求若之頃

以王命而躬民艱本符之大職會天功而為巨測有愧先此語  
虞止發而不倫本至公而東化鈞以仁深而充風本謂除之  
危茲蓋伏遇某官以宗有格言而衆職之公朝肯相之功柳  
臣之善亦吾之善力以禱荒政即盡忠以報公朝肯相之功柳  
子城為破論凡悉易持加全護俾道說攻某敢不諧想  
鴻私益肩索守非魔何罪既蒙觀過之恩踰虎難危富觀風匪  
策焉既編摩德秀進秩知泉州有桐城十里假寵過侵何  
見史民敦宣詔旨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曠拙學術迂疎入侍  
禁林謹守勿欺之節出使傳曾傲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  
明恩敢謂更視微劇奇而鑿探罕至若傷相繼而農畝未  
浸非昔日之倍郡帑之幾何日亦立鄰邦之轉餉散有廣為  
收宗代之康生於地者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頓雖一吐不獲  
即而盼盼焉帆檣之來莫知其稱塞益之轉餉散有廣為  
之苦盼盼焉帆檣之來莫知其稱塞益之轉餉散有廣為  
率居竊目於庸虛莫知其稱塞益之轉餉散有廣為  
臨萬國能使百工念臣風進遂職以槩行傷溫輸而加勉臣  
於律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槩行傷溫輸而加勉臣

敢不欽承吳渥誓答隆知康平而吏民敬馬雖莫海賊作亂  
望溪人之政忠信則望猶行矣愿恪遵孔教之言勢增屯要  
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親授方略擒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  
害以備不虞進秩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平海寇分符實任  
凡吏之託管蒲微警幸珠切撫摩田里照熙粗喜鼓梓之息  
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田里照熙粗喜鼓梓之息  
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其萌梁始猶出押之兒  
楚備兵民而進討積憤之士在焉於天威遂爾消於海服效  
望風披靡卒為游釜之魚在焉於天威遂爾消於海服效  
非循吏放期漢豐之褒名在焉於天威遂爾消於海服效  
莫視終與姑從勵世之權簡辰修簡或不修庸示取臣之柄  
可以無與姑從勵世之權簡辰修簡或不修庸示取臣之柄  
賴綠鴻毛味敬昂受賞無名過塊於增揚竊以禁蘆之  
枉死於鴻毛味敬昂受賞無名過塊於增揚竊以禁蘆之  
職昔以寵侍從之英督府名節伏念某本乏術之能塵摻知獎  
選倫宜稱而地唯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術之能塵摻知獎  
選倫宜稱而地唯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術之能塵摻知獎  
藍蔚塙階木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明熱撰拊循民之累由連藩

卷八

續宋宰輔編年錄

八



而此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望朝野特賜教誥仍舊  
職改畀真祠負暇至微庶敢無功績分於紳閭素伏念某  
指心所又謝丞相啟曰治郡無事君之哀見知官非諫乃  
仍峻直於成廬以儒紳在彼嚴思君之無隱官非諫乃  
衆緣以不獲意班木於納忠或鄙於遇入則明氏獨參知  
論事以休寵數相仍於忠進或鄙於遇入則明氏獨參知  
衛道之亡他節守仍於忠進或鄙於遇入則明氏獨參知  
內命洪都其地則三守仍於忠進或鄙於遇入則明氏獨參知  
改慎寄在昔所重於今五湖襟帶之區其亡則稱伯由平而  
賊之有富阮之要街茲必難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富池  
盜浦僥倖軍政弛于因備八籍伍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  
七于類處凡材雖存督府之伍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  
耆哲稍畀事權與治兵若曹上卑之在唐亦壯兩淮之聲萬  
李相綱之在與治兵若曹上卑之在唐亦壯兩淮之聲萬  
退循駕恠稱今恭惟一官論道廟室折街枕席成仲萬  
里外來既璋於不慮及四方存地亦嚴於置帥窮歌簡萬  
之猥迂儒某敢不志恭勤之心存侍室鳴鶴云以一書生際

遇之禁皆眾君子扶持之刀恭惟某爵以名流官儀干法從  
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于責權為國愛人  
每務損其疵疾致又為弭盜上奏曰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  
難妙來猶及迂儒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  
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  
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  
國得以間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  
所攻者吾之頭目其為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  
背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  
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  
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克

之往首李全之亂與近歲額吉向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

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  
興儼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

幸一妄男子竊弄稜鋤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

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sub>○</sub>慮<sub>○</sub>慮者也竊言思之與

其養而待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

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強

壯者<sub>外若千以下</sub>十<sub>斗方弩者</sub>十<sub>試</sub>十<sub>弓</sub>若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

十合諸郡租額凡若干人<sub>隆興府一</sub>十<sub>州軍各</sub>十<sub>具實</sub>十<sub>數</sub>諸臣欲稍增其額

合一路為一萬二十人<sub>隆興府增</sub>十<sub>州軍均</sub>十<sub>添足</sub>十<sub>數</sub>一千日教旬

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賣之守責春秋二全則於團結中擇

其年貌浸衰

年四十五以工

事藝減退仍還元軍分於而諸指揮

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  
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其疎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  
守或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輒精  
勇此弭森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  
在內地皆富庶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  
體施行十五年以實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  
公勤四字勸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  
其士立惠民倉置社會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

平足曠瘁樂最直速富新慫初痛杆學近凡即  
 時懈形痛詩是學餽誤之連仙岍荒攻收位  
 之詎壺由書籠是士餽之躡多於奔遊出先召  
 自意天已少九院之躡躡疾初政環之不度能  
 說龍離取雖引乃辭狀所嚴召而見命宣復控  
 尊飛頃辭涉嗣徑惟云有者劉界新祠應授伏  
 經首屬夜之勞毫髮無功徒致陰陽之冠許竊  
 好政夏秋之勞毫髮無功徒致陰陽之冠許竊  
 學輝召交審陳香大之靖蒙恩木許竊  
 迺盛日之親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盛日之親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日之親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之親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親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達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所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願依宮陳善貴尤期  
 依宮陳善貴尤期  
 宮陳善貴尤期  
 陳善貴尤期  
 善貴尤期  
 貴尤期  
 尤期

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安全  
習記歲常語且他表祿祠庶少以鴻項受知先帝而朕閱  
終願輸一樓見也之故於○不賢難進之風不召嘉  
則未遂謂即適驅矣乃內振車耶味首遺之難故茲詔示  
下除書聘卿比平意勿留行所辭及允辭狀云昨  
知悉應寒聘卿比平意勿留行所辭及允辭狀云昨  
旨門蒙恩賜對方願不材非宜所稱屢陳有儀曹廷俞  
國除見中審得旨曰下者雖職外惟是禁離場屋未久  
處除見中審得旨曰下者雖職外惟是禁離場屋未久  
今之頃動聞國體向者雖職外惟是禁離場屋未久  
飲之已無足觀已荒廢馳以未改更一紀推於吏事  
心竿墨舊習入觀已荒廢馳以未改更一紀推於吏事  
來舍穎茫不復成章是時再遣之亦已無及于萬  
頭之下倉卒不能民瘼不稱職若心發者迷有性如  
昨因在澤之日官憂精思不稱職若心發者迷有性如  
醉如茹文之珍非民瘼不稱職若心發者迷有性如  
之憂如茹文之珍非民瘼不稱職若心發者迷有性如  
幸伏限指揮○廷又辭狀云竊惟代言儒者之士至榮方命人臣

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傑直其間必爲鴻碩素望  
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玉堂之期密勿金鑿之直何苦避  
何敢及茲蓋以詔令之頒最聞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  
自速嚴誅一以周星紀之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積錄之慮英  
某四忝節麾疾比方少齋猶木復常雖應辭牋輪之微勞能  
遂保項悻之疾比方少齋猶木復常雖應辭牋輪之微勞能  
措于豈與字倫珠漏而空可使強顏自省備事差誤而左  
幸洪景以卓詔珠漏而空可使強顏自省備事差誤而左  
彼皆名儒猶坐此火汎是傍徨累日不疾仍控之倘望朝  
祇承必立臻于曠兼工倖職事五幸逢真全之興伏候  
廷持賜教。禮却侍即謝表云龍飛九五幸逢真全之興伏候  
指揮。又禮却侍即謝表云龍飛九五幸逢真全之興伏候  
再三。選道。適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  
首頓首。竊非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  
鳴鳳之集梧。朝有直臣。則如猛獸之銜。王多吉士。則若  
聲自息。正氣勝。而抑氣。開。怡。家。可。元。祐。之。年。盛。旦。適。道。先。隆。而  
初政。萃厚賢。正氣勝。而抑氣。開。怡。家。可。元。祐。之。年。盛。旦。適。道。先。隆。而  
得白首者。父之。勞。以。重。清。時。獻。納。之。下。伏。念。臣。學。雖。道。先。隆。而  
弗逾人。曾。第。華。國。之。元。文。塙。陞。之。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子。

節海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義東輸下  
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址  
已藏于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龐大史之  
秘藏自推何人叨此珠獎益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統緒學  
務煥念熙皇天后上之鑒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節  
實兆興衰謂臣雖無實用之材知臣祖有勿欺之節推躋  
服許責做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于圖報惟禮可以入見奏  
為國願廣墨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柯之效入見奏  
濟王寬事語在文錄又乞攸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泰即事作  
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  
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富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志讐薦  
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  
二關皆出合天下所期之外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  
收人心之一事也責罰失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而賞



劉異者朝廷之於天下富如天地之與萬物哉培傾覆付之  
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高乾滴  
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  
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誇莫若反其物罪其  
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  
欲其迫感囊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焉譏訶則已過矣  
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  
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獲傳伯成楊簡以儒學獲  
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

皆未蒙紀錄上嘉納之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戩夫對  
親擢戩夫直祕閣為監司具于劄入謝固言在與之帥蜀揚  
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消暑殿德秀因經  
筵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迺者涓選剛辰移御消暑莫非特怡養  
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  
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  
再造區夏六飛而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筭路藍縷以  
啟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  
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搜攬賢材  
勵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

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間燕之地也仰瞻楹楠俯  
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日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  
承之匪易則兢業祇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主而漢  
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  
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  
服用之需願指使令之使必將沒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  
非外物可移然必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  
沒淫而盡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  
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禮義之與物

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倣目聞，詔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禮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聚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感之形於色者，不已。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聖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內今雖未能效昔然。饗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

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於羹，立則見先帝於牆。庶幾不自因  
極之恩，丕昭紀孝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  
于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  
之敬，雖改於昔，而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  
古之親事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也。況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暴  
震去之，如脫敝屣。隆恩經德，與天下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  
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富有加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  
御之臣，恩意富使如一，蓋受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

乎厥今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文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勅讀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母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執陳其愚冀補萬一惟陛下擇焉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大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

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胆之而臣顧不能耶我本朝  
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  
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  
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  
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  
建議乞令郡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  
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榭應于喪禮皆以衰服  
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  
服亦然高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

而可以略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略存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阜陵之禮羣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阮胄弄權羣姦朋附但欲一切反廢元初政故元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羣臣禫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附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自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阮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



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興淳熙申命之文令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羣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十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禪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鞍韉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受禪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舛政繆合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

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君二馬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屨之帶未改也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卑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山遊已邈臣子雖號恸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況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鞞鞞不以文

繡此任羣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劾愛禮存  
羊則所擊者甚重欲望朝廷吏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走  
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指揮姑賜收寢庶  
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光祿也某以迂  
疎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  
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議遂格又為邊  
事上奏曰臣裁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踴畏  
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  
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  
必振勵成武郊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

四維之固何哉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轢河嶽而欲  
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  
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  
寓而北敵尚強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  
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  
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  
託之重欲成復讐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  
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愴天成而鐵簾之射矧自  
聖意偏全聖聖小卒皆得奉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  
將士莫不兢勸雖直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

尊不敢逾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古聖人之神武  
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  
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  
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未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  
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講乎況以  
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  
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  
富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眾思廣志益不以己之智  
而兼眾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踰而復

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已缺不以為諱維此  
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黷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  
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謀慮無我休休馬有亮之心獨於軍旅  
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念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  
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二三執政亦或有  
不與知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  
益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書門  
下復有與尚書六曹之官亦昏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  
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倘於其間遠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

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火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貶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馬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汎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鈞力苟

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況乎天下重器非  
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衆取庶幾有濟  
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  
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德秀  
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擇之乃謀所以相掖  
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  
既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之點責狀云此去者再輸忠悃  
可未外祠游祇輸音未賜俞凡  
某做一介蓋即廉承揄有未安敢避三邊代念鴻恩每曰伯  
學術又疎隔際昌時覆塵消貫略七毫髮工答鴻恩每曰伯  
循第深震揚昨曰大明德照命石首頌旋站除肅俾臧宗伯  
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諭恩培點之問皆係國體既真身于  
華近雷同工之戚休尸素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隱則或  
潤事情而某識慮非長轉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



以憲奪納國臣旬宜亦風歸明義成指奏之過之適  
苟綱公其本進而知釋也耶延一懲揮亟章滋無時  
容然論如懿退賜之於朕夫屢或事。加賞朝他應  
罪其皆物拙之語。素甚比陳反具聖點中志非變  
夫未謂議以理者又學慕有忠是悉旨責愚少惟之  
如即富之靡實二乞朕之事控則朝不以臣惟曲方  
山梓然涕他不益照告用主朕工廷允示之未示義  
愈彈一騰陳違未育已賢各既下之勃威病知於義  
難盡有仰意安前云再勿登聞皆遇某懲但報後大  
逃使識推告竊聞居御戴所納大士省庶富所客迂  
於自詞祖君念在敦無朕懷而其大三省衰列羣後憂  
典為重宗或某聖月復因工祀姪夫同退敢情稍過  
憲去臣以迂猥珠求所定相之卿以奉之復弗加雷  
康就猶來珠以珠求所定相之卿以奉之復弗加雷  
隔向富務之端義去請於規兵以禮卿跋他叶於賴  
揮控引崇已材之者宜夙同卿碩士伏抑云公未聖  
地陳避臺甚濫恩三不心心果望大之履欲掄用明  
將之况棟雖陪可豈允竭共何朕夫亟風望靡天之  
不帶於之荷近端其故節濟嫌所之加憲朝容涵洞  
盡力從體聖殿甚志詔忠隆必詔退責體特觀育知  
於始列凡聽竭至志詔忠隆必詔退責體特觀育知  
薦探敢所之忠而不示卿古欲初也以伏賜憲何拙  
紳錄傲子各徇愚踰想盡之賦至以示候教府以直

仰冀清明之朝加察竊危之迹既見非於  
廷即賜秦陳之丞期得請伏候龍飛之初  
一幸每有由足用執象嘉九孟子猶三宿  
班介生陳初無長技適遇聖王宣道未嘗  
徒以賢事君之為善臣去也  
此聖賢足用執象嘉九孟子猶三宿  
適遇賢事君之為善臣去也  
行其亦好學之心始清明之政不惟顯用  
言責凡臺臣何心忍於去明指右名皆以  
復固一眾所以全者三風采朝廷之綱而引  
原耻一眾所以全者三風采朝廷之綱而引  
於矣言之罪可謂明者三風采朝廷之綱而  
保全之意欲其自去就也然有頑然不知者  
言路也傲言欲其自去就也然有頑然不知者  
而古其身屈能紀綱是為慢其可也然有頑然  
能重其躬而後能紀綱是為慢其可也然有頑  
榮諫其躬而後能紀綱是為慢其可也然有頑  
相衆無可留之慮是無恥而使人告公侍之  
念實無可留之慮是無恥而使人告公侍之

其不可得已儉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行區區受君  
之心則雖在缺缺能一或後區區丹衷遂以煥章閣侍制奉  
招呼則奔走闕廷其敢或後區區丹衷遂以煥章閣侍制奉  
天日臨候指擇。俱奉聖旨不允遂以煥章閣侍制奉  
祠辭充狀云竇全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祠實祝聖人  
龍飛之壽於馬列職蓋以。侵賢伏念臣器藏且卑學凡兩陪  
講殿現。有這切驛。念。吾君真。對。不使朝。復瞻。在天。臣當。勿  
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不。倫。雖。見。朝。特。宥。愚。蠢。之。罪。逃。于。公  
論。退。循。罪。戾。端。合。誅。夫。敢。言。不。倫。雖。見。朝。特。宥。愚。蠢。之。罪。逃。于。公  
過。望。敢。復。僥。榮。伏。望。朝。廷。特。賜。敷。收。回。寵。渥。免。諫。議。大。夫  
重。過。愆。所。有。工。件。恩。命。某。未。敢。受。伏。候。指。揮。免。諫。議。大。夫  
朱。端。常。又。刻。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刻。之。請。加。竄  
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以  
侍。違。論。事。彌。遠。家。幹。萬。所。為。連。其。日。言。真。德。秀。富。遂。成。大。因。某  
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所。為。連。其。日。言。真。德。秀。富。遂。成。大。因。某  
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  
玉。隆。宮。洪。咨。變。亦。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

又凡成行大為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排斥殆盡人

卷八

續宋宰輔編年錄

三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八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

全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四

鄭清之獨相

德秀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  
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復官謝皇帝表云替言觴憲  
宜坐銅於終身慶澤流被迺  
悉還于故物連逾始望思出更生臣某實惶竇恐頓首頓首  
承年考之恩答悟首  
伏念臣昔綴周行嘗涉內置花報畫景久承年考之恩答悟首  
莫雲忽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先皇之知而臣學泥  
身何識以時變無表益之據既有罪上獨示以矜容弗貶湖陽  
古陳自昧于開道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以矜容弗貶湖陽  
言臣自昧于開道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以矜容弗貶湖陽

恭儿

續宋宰輔編年錄

十



既峻盛典遂布寬書放臣昏得仁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願  
被公朝之厚澤悉由臣至臣竊祿有慙報地而無所  
歌謝承相之德與日月去國未滿丹雘之氣復轉鈞際遇  
瓊之舊噓數有自銘刻予窮分靡著備以迂恐致頌緣際  
往牧長沙富潤色之忠少與先時政徒而收召天奉之  
借人願不輝燭之亦已百歸罪如韓愈蓋駭湖陽之塊非  
傑之識吾僅知駢之三歸罪如韓愈蓋駭湖陽之塊非  
仁若夷吾僅知駢之三歸罪如韓愈蓋駭湖陽之塊非  
疾若夷吾僅知駢之三歸罪如韓愈蓋駭湖陽之塊非  
講稱壽之儀於深澤念北隴有投閑之跡亦在與原情既  
奎閣之班更賦珍臺後闕五年進猷閣知泉州未謝衣  
茲冒寵疇實主明茲蓋後闕五年進猷閣知泉州未謝衣  
里每勤北極道至仁使中仰宗元守於聖君大度山舊  
寬除臣聞天國起於仁使中仰宗元守於聖君大度山舊  
棄之材安國起於仁使中仰宗元守於聖君大度山舊  
明時微臣之安國起於仁使中仰宗元守於聖君大度山舊  
華之入侍溫之漢唐二子之仁使中仰宗元守於聖君大度山舊  
無術方寸彈文上獨亮下詢之愚造濡者一頌盡洗元臣之



玷何音於班對又秩珠庭沒齒飯蔬夫復何恨建才作屏則  
棄物既取未播早蓋之華仍位紫帽消涼之境念昔先帝  
匪所期敢尚三年不聞善最漫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付臣此州餘族雲屯軍餉每難于宿飽宗藩日茂俸縻十室而  
私涸之禁不勝七軍餉每難于宿飽宗藩日茂俸縻十室而  
九之蓋族雲屯軍餉每難于宿飽宗藩日茂俸縻十室而  
於性昭不自迂疎若為經理茲恭遇聖陛下道心淵靜  
德為體融不以坎壞為憂君比略畀臣疇昔嬰綽之健不以聚  
猶將母今獨搗孽祿弗速於養親志惟專於報主附摩瘡痛  
冀邦人聖朝元氣之還一培既迎者塞路城中欲聲動地決訟自  
本根為聖朝元氣之還一培既迎者塞路城中欲聲動地決訟自  
卯至申未已或勸畜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訟  
平政理事富勉又應詔上封事曰臣恭親正月一日御筆令  
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  
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封使朝再侍

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  
為不世出之主矣狂疎妄發自速罪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  
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收拭而  
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祐我宋默啟聖心躬攬大  
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固親御翰墨  
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  
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  
時未知所以言者進者竊聞京師湖臣以入陵之圖來上陛  
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即官以上指省恭賦集議以  
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

聞未知其的或謂韃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固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降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去及觀衆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嵘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必亡者三中國富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重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願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英前歸對廷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韃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

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儉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聚訣  
因以便親旬外而去陞辭之日猶獻書言及在江東復上封  
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  
與韃靼既與之鄰安能無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豫慮  
故不敢徇眾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己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  
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四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  
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者乃今中原無遺黎思宋掃清  
河洛茲惟厭時而事無智愚念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  
政出私門謀猶回通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股  
剝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

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於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與女真世讎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恥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恢規為富舉然名必有實之相詢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我力未足為而欲為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倣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韃何邪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備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儼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子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圍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埤積圍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句又敗

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  
上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  
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  
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吾不能言也我  
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  
今觀從臣所議蓋已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亟  
遂虜情本順必求好以悅之道途尚梗必借力以通之郊此  
則今之恃韃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實  
沒貪憚一與之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  
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

而虜賁元約欲正不能侵尋蹉跎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違小使興之往來又命司徒興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天子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曉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



即敵每向輒北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  
非閑武略宣威制閩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  
事所宜蚤圖而環眎諸將亦未見神楊比者以神與楊猶不  
充濟而汎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  
公私富實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  
騷然民不堪命版圖天復羣盜塌興今之事功視昔何若權  
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朽腹人人悲歎江湖  
閩浙寇警南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  
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  
誅求奸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深憂者二也汎

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  
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  
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初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  
寇果如所云大羊之情今昔豈易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  
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  
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森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  
竊成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  
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掄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

惑則雖慶歷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倏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擁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馭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文遠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

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富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啟後患不若埃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殷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盡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殘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陵園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統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鑑惟陛下審之垂之毋使制閭之臣誤事如尚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奸臣徽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克臣書

斥童貫蔡宗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逐上曰言路蔽塞久矣  
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  
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誤聖聽即行之日  
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內於  
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羣臣仰體  
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陛下悉加  
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彌遠及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  
辭狀云視邦選侯無越仲藩之重臨人蒞政美如却之難  
兼此寵榮揚馬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當朝干載  
之違屬沔華顯一節四虎之寄茂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  
敵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實蕃康  
術井堪內循薄技既初無鞭算之長俯視窮吐寧是用箕  
輒效求易之義冒干行革之仁天憫皇宗歲頃僧牒獲少

全額旨因愧當為比富版之戒赫下念之道墜散寬  
聞川思之非養游年工仕披少奕滌臣始之陋未于  
地渤體木材之釜朕下隆裕寬重其孤企嫌曷能憂  
大海聖一茲時之俊通隕抗場臨丹志聞敢擗底窘  
俾之惰用蓋躬魚駭泰度瞻澤郡書自地避喪績方  
承師志寬恭為雖之未麓之寄之信重枕遣遠勉  
乏。或仁遇列幸所期修景嗟僅層獨首辭不已竭  
於又得佛皇即勝由布魚之方閱旋立叨冀稼叨于  
元謝行數帝之之政朝甚昭生歲付無分回取恩撫  
戎丞拒十陞準所可廷牧融愈暮藩明閭淡未升摩  
責相有裁下程傷安寬伯獲之冰條先之澁難近粗  
重政禁征走大多恬大之於浸築兩帝除。充職銷  
負六閱利配作矣寧之命茲還是朔輟顯謝公於田  
山公淮之乾新猶有今里辰視將二諧服表言文里  
懼遮陽風行民宿駭概門與初粗紀玉龍云之模之  
深天之大明之疾與屬在在心謹之堂先公請付嘆  
臨問問與符保南之却望親而酌遭之私道維中悲  
谷適職康音障疹馬瘡實權猶泉過廬憂天桑權即  
代登富耻出乃之吏疾均西據之一俾蚘間與于巧  
念席自臣培臣俊無之父廂悻誓節司負適梓闕山  
業於屬飲十所正侵未母職直簡四漕中際更服林  
街工願承萬職真枉復之峻陰經庀計謝覽虞領之  
茅相誰詔立祇元誰考却南雍是之陞忒權本樹問

卷九

續宋宰輔編年錄

九

易雖如蛟志之而忠障可無夷此內究遠竭甫歷孤  
今廷此然苟却去安職賀侵之珠既放力林幸海學  
權通白丹行欲山社雖而枉未渥新將躅焚及試泓  
歸明日衷詎均人稷富根誰復青於浮雲奇後即嶺  
公之召為禁息休奚力勉元為游兀暮府長官平太  
室識為戶部尚書辭之狀丁寧在私國之合進嘗切  
富知去就而宜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朝去就而宜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召就而宜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而宜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宜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昔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政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惟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去國之十年進嘗切  
國之十年進嘗切  
之十年進嘗切  
十年進嘗切  
年進嘗切  
進嘗切  
嘗切  
切  
退

君身之念每於心路已可輸缺  
表身之念每於心路已可輸缺  
天聖高選才官制曹位已可輸缺  
七嬰之無濫與聽運衣增下充  
舊班降詔不允曰濫與聽運衣增  
全口師為急而朝著自承大統  
任師出處每深簡記財式副遊  
來預六聯之長卿忠許內尤以  
閑其教夫莫為於民宜不允副  
徒字一備牆之謙所切官忠進  
毋功一禮適之謙所切官忠進  
冰忠謝伏念屏於守朴忠進  
服之榮自退屏於守朴忠進  
國之十年符懸復心丹復志君  
流早益分年符懸復心丹復志君  
曾生益分年符懸復心丹復志君  
必萃於之任賢敢賜環還於舊  
司徒之任賢敢賜環還於舊  
候舌之任賢敢賜環還於舊





容旋瞻海岳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蓋恭遇皇帝陛下  
乾旋與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砥礪而篤於成自修定  
始與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砥礪而篤於成自修定  
靜安慮而進于能事欲門木切砥礪而篤於成自修定  
篇冒虛消又燕止其所得止願益加止善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犬馬  
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之改翰林學士制誥  
以宣曰有初學士○辭狀恭聆二命有揚寸衷竊惟禁林虛席  
直以未學士拜真除者少由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治幾三紀  
之間者伯壽王接綸之舊題不遇四人而已睿明堪作選用  
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選伏念兩朝臣謀必有先泰西  
漢之風於事先皇復滂內命既求於長事遂憤因於史氣  
爾百材且之書幾於習熱翰林子聖於昭疏今之新宜屬  
司空城旦之書幾於習熱翰林子聖於昭疏今之新宜屬  
於初元富鴻羊愿海內讀懇切丁宣之斷知聖人有憂勤  
鉅儒伴富鴻羊愿海內讀懇切丁宣之斷知聖人有憂勤

事解站堂林造如非修外舊服所四以也也以之七但  
必統人於之臣加除貢紳未期方受士佚無而之  
有吏虛天上見初才月別其女老涉憂餘在旨暫亦登六年每慙越祖  
端化之選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雲間已甘終老簡獲  
良志乎犀聽欲下奉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彥成三聽欲下奉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充欲下奉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供下奉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奉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之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班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矣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取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臣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愚俾承人乏河臣敢  
俾承人乏河臣敢  
承人乏河臣敢  
人乏河臣敢  
乏河臣敢  
河臣敢  
臣敢



陳卓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庶招徠德秀已得疾拜多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理要略  
之恭聆明詔有揚於中曾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爲唐虞有神  
云之性微林之德爲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也恭惟中興  
明而傳之蓋無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意而聖相承無愧弁克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興  
三聖相承無愧弁克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興  
生知聖人之意者然最淺昨洪初元嘗與筆削工始莫一盛  
臣者才識非長間舉最淺昨洪初元嘗與筆削工始莫一盛  
復何爲再叨至妙選處其堅獨敢謝首以請伏望承命修纂元  
渥頌命書儒恩須厥事庶集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降詔不允事庶集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  
又知史之長則卿史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過天中  
興迨今百有餘歲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惟馬寤寐  
不置喜得耳其相與綱要共裁分命修使祈以青有朝史同  
信無極以明何足爲祖所辭宜不允  
嘉仲致之明何足爲祖所辭宜不允

卓字立道

人紹熙元年進士後知江州移寧國丞

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佳丞相益器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終